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彭公案 第十四回 伶黃狗替主鳴冤 智英雄捉拿兇犯

話說李七侯在窗戶外頭，聽裡面那婦人說話的聲音，正是李氏。他先用舌尖濕破窗戶紙一瞧，那屋內炕上放著一張炕桌兒，桌上擺幾碟菜，姚廣智在東首坐著。李氏在西首坐著，笑嘻嘻地說：「你多喝兩杯吧，無故的今天挨了一回板子，打得我心裡怪痛的。」姚廣智說：「明日把炕箱內那個東西扔了，就去我心中一塊大病。你真下得手，會把他一刀就殺了，我的心病也去了。」那婦人說：「你我這可作長久的夫妻了，你害一個，我害一個，幸虧我們把人頭藏起來了，要不然，那還了得嗎？」說著笑著，手托一杯酒，送在那姚廣智嘴上，說：「老四，你喝這杯酒吧！」李七侯看罷，知道是姦夫淫婦，便大嚷一聲，進屋內把他二人捆步。至次日天明，叫地方劉升、李福，用車拉他二人到了縣衙，正值老爺升堂。

原來彭公已傳到趙廷俊，正在問他：「你為何賣了六十畝地與何村劉祥呢？」趙廷俊說：「我因急用，賣與劉祥六十畝地，應在昨天下定銀一百兩是實。」彭公說，「與你無干，下去吧。」李七侯帶上姦夫淫婦。彭公問七侯說：「如何拿的他二人？」李七侯把偷聽之話細回了一番。彭公點頭，問姚廣智說：「你還不實招嗎？」姚廣智被神鬼纏繞，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，

一聽彭公問他，不由己地說：「老爺，小人罪該萬死。只因小人不知事務，與黃永之妻通姦。李氏與我說：『是作長久夫妻，是作短頭夫妻？』我問她：『作長久夫妻是怎麼樣，作短頭夫妻是怎麼樣？』她說：『要作長久夫妻，你把妻子害了，我把我男人害了，可不是作長久夫妻。你如不依我這話，從此你不必往我家來了。』小人因膽小不敢應承。昨日她男人回家，她叫我請她男人喝酒，我也不知事務，請她男人在她家吃酒。我二人吃到初更之時，黃永醉了。李氏叫我拿刀殺他，小的下不去手，是李氏手執鋼刀，把黃永殺死，把人頭扔在炕箱之內。

她叫我把我妻子勒死。小人一時糊塗，把我妻蔣氏勒死，把兩個死屍扔在井中是實。」李氏也畫供招認。彭公又派人到她家中，把那個人頭取來。彭公提筆判斷：姚廣智因奸謀害二命，接律斬立決；李氏因奸謀害本夫，按律凌遲；姚廣禮與張興二人，因耍笑鬥訟，例應杖四十，念其愚民無知，免責釋放回家。

當堂又把蔣得清傳來說：「本縣念你年邁無倚靠，把姚廣智的家業給姚廣禮承管，作為你的義子，扶養於你，如不孝順，稟官治罪。黃永並無親族，家業田產歸蔣得清養老。」當堂具結完案。

方要退堂，忽見一隻黃狗跑上堂來，連躡帶跳，嘴內咬著一隻靴子。三班人役方要往外打，那狗兩隻眼都紅了，象要咬人的樣子。彭公一看，說：「來人，不准打它。」彭公又說，「黃狗，你要有冤枉之事，只管大叫三聲，也不須你多叫，也不許你少叫。」那狗把四條腿一趴，彷彿跪著的樣子，把那只青布靴子放下，兩隻眼瞧著彭公，汪汪地大叫三聲。彭公叫杜雄：「你跟著那個狗去，走到哪裡，有什麼情形可疑之事，見機而作。或者那個狗把哪個人咬住，你就把他鎖來見我。」杜雄答應，說：「黃狗，隨著我走。」那只黃狗站起來，擺了擺尾巴，

又聞了聞杜雄，跟著杜雄進衙門去了。

彭公退堂，吃了晚飯，安歇了一夜。次日天明起來，洗臉、吃茶已畢，早飯之後升堂。杜雄帶著黃狗上堂，說：「下役奉老爺之命，跟隨黃狗出城，到了城北，瞧見有一塊高粱地，約有五六十畝，當中有一座新墳，那黃狗用爪刨了半天，也刨不出什麼來。天色已晚，那黃狗汪汪地直叫，下役把狗帶到我家，餵了它一頓。只因大老爺升堂，下役前來回稟老爺。」彭公說：「你到那北關以外，訪問那一段地是哪一村的？把那村中的地方傳來。」杜雄領命下去。不多時，已從那張家村把地方蔡茂傳來，跪在堂下。彭公問他：「那城北有一塊高粱地，當中有一座新墳，不知是何人所埋，地主是誰？」蔡茂說：「地主姓張名應登，乃是本縣的一個秀才。他父張殿甲，是一個翰林公，早故了。那新墳是他的奴才之妻埋在那裡。」彭公說：「幾時埋的？」地方說：「是四月間埋的。」彭公說：「裡邊埋的這個婦人，是什麼病死的？」地方默想說：「此事要翻案了。這件事該當如何？」彭公說：「你還不實說，等待何時？」蔡茂說：「老爺，此事乃是前任老爺所辦。劉大老爺卸任，就是大老爺接任。只因張應登的家人武喜之妻，夜內被人害死，不見人頭，劉大老爺把張應登鎖押起來，後來有他家的老家人張得力來獻人頭，具結完案。」

彭公吩咐：「叫馬清、杜明，去到張家莊把張應登與張得力、武喜帶到聽審。」二役領命下去，不多時，把那一干人犯帶到堂前回話。彭公說：「先帶張應登上來。」兩旁人役說帶張應登，下邊上來一人，身穿藍寧綢雙團龍的單袍，腰繫帶，粉底官靴，頭戴官帽，白淨的面皮，四方臉，雙眉帶秀，二目有神，準頭端正，唇若塗朱，秀士打扮，躬身施禮，口稱：「老父台，生員有禮。不知老父台傳我有何事故？」彭公說：「張

應登，你家奴才武喜之妻，被何人殺死，從實說來！」張應登連忙跪倒，口稱：「老父台，生員罪該萬死，求老父台恩施格外。今年正月元宵佳節，晚生拜客回來，見路旁站立一個少年女子，生得粉面桃腮，令人可愛。我一見神魂飄蕩，仔細一看，乃是我的家人武喜之妻甄氏。回到家中，我派武喜進城辦事去了。那一日過午之時，我帶著五封銀子，到了武喜家中，手敲門環，甄氏出來開門。她認得晚生，說：『主人來了，裡邊坐吧！』恭恭敬敬地倒把晚生恭敬住了。」彭公說：「好，就該回去才是。」張應登說：「晚生被色所迷，見那甄氏和顏悅色，更把我給迷住了，跪倒在地說：『娘子，自那日我瞧見你，茶思飯想，無刻忘懷，今日你男人不在家中，我特意前來找你，望求美人憐念，賜我片刻之歡。』那甄氏面帶笑顏，把晚生攙起來說：『主人乃金玉之體，奴婢是下賤之人，不敢仰視高攀，求主人起來，我有話說。』我打算她是與我要銀子哪，我把那五封銀掏出來，放在桌上說：

『美人，我這裡有點敬意，給你買衣服穿。』那甄氏一眼都不看，她還是和顏悅色地說：『主人今夜再來，奴婢等候大爺。青天白日，恐有旁人看見，觀之不雅。』我一想也對，自己回到家中，在書房間坐，順手拿過一本書來觀看，乃是我先人遺文，內中的一段有『修身如執玉，積德勝遺金』之語，還說人年青不知世務，為戒應在色，因血氣未定，足能傷身害命。美顏紅妝，全是殺人利劍；芙蓉粉面，盡是帶肉骷髏！還有戒淫詩一首，寫的是：『紅樓深藏萬古春，逢場欲笑隨時新。世上多少憐香客，誰識他是傾國人。』晚生看罷，自己一想，淫人之女，罪莫大焉！求功名之人，不可作無德之事。我越思越想，此事萬不可作。晚生回至後邊我妻子房中，焉想到，『好花偏逢三更雨，明月忽來萬里雲！』晚生睡了一夜，安心不去。次早起來，書童來報說：『武喜之妻不知被何人殺死，人頭也不見了。』」彭公聽到這裡，說：「且住。」

要斷驚天動地之案，且看下回分解。